

ZHANGZUOLINZHUAN

张作霖传

JINGDIAN
ZHENGANG

他是一代乱世枭雄，一个传奇人物；
他的故事扑朔迷离，他的一生跌宕起伏。他是胡匪，
还是英豪？他是怎样算计他人，又是如何被人暗算？

张祥斌◎主编



从马贼到北洋政府大元帅

张作霖是上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、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。本书描写了他传奇的一生，再现了他的狡黠与血性、粗鄙与豪爽、贪婪无度与大智若愚…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ZHANGZUOLINZHUAN

张作霖传

JINGDIAN
ZHENGANG

他是一代乱世枭雄，一个传奇人物；
他的故事扑朔迷离，他的一生跌宕起伏。他是胡匪，
还是英豪？他是怎样算计他人，又是如何被人暗算？

张祥斌◎主编



从马贼到北洋政府大元帅

张作霖是上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、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。本书描写了他传奇的一生，再现了他的狡黠与血性、粗鄙与豪爽、贪婪无度与大智若愚…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作霖/张祥斌编著. —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,
2010.5
ISBN 978-7-5601-5704-7

I. ①张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张作霖(1875~1928)
-传记 IV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1461 号

书 名: 张作霖
作 者: 张祥斌
责任编辑: 王世林
责任校对: 王世林
封面设计: 创品牌
出版发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
邮 编: 130021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499826
网 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印 刷: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: 22
字 数: 280 千字
版 次: 2010 年 5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601-5704-7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 言

“书有未曾经我读，事无不可对人言”、“睡卧美人腕，醒掌天下权”——这是张作霖的江湖格言。这个没什么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智慧：他从一个由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流浪儿，到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，到主动接受招安成为大清王朝的巡防营管带，再摇身变为中华民国奉天督军，越折腾越大，直至入主北京成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。凭借这些招牌，张作霖在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，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。

本书细致地描述了张作霖的一生。在叙述过程中，注意到了趣味性、严肃性与通俗性的结合，着力于吸引读者。文中既有正史的叙述，又有杂官稗史的考证，妙趣横生，其味无穷。

本书以平实的心态追溯当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曲折，适合各年龄段愿意了解这一段历史和人物的读者阅读，也有利于读者能够从前人的得失成败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和经验。

当然，本书并非一本历史学著作，因此，我们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，根据行文和读者的需要，合理、大胆地进行了合乎文学规律的再创作和艺术加工，以期给读者带来最大的精神享受和阅读享受。

由于学识所限，加之时间仓促，本书的不当之处自是难免，诚望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，在此先予致谢。

张作霖

ZHANG ZUO LIN



◎ 目 录

第一章 苦难少年.....	(1)
第二章 受招安走上仕途	(20)
第三章 成为东北王	(53)
第四章 镇压革命，巴结日本.....	(125)
第五章 经营东北.....	(154)
第六章 军阀之争.....	(226)
第七章 被炸身亡.....	(298)
附 录.....	(322)



张作霖

ZHANG ZUO LIN

◎ 第一章 苦难少年

第一章 苦难少年

张作霖是一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传奇历史人物。他由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，风云际会，乘势而起，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。期间个个曲折的故事和种种险恶的遭遇，颇堪玩味。

张作霖，字雨亭，1875年3月19日（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）生，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。小洼村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，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。其实，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，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。其祖籍主要有两种说法。一为山东省说。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》中写道：“公讳作霖，字雨亭，奉天海城人，远祖居山东，族甚蕃，清道光初徙居海城。祖发业农，称素封。”“行状”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、籍贯、事迹的纪念文体。该文称“远祖居山东”，主山东省说。一为河北省说。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成、河北高阳、河北河间三说。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》写道：“公讳作霖，字雨亭。其先为直隶人，清末迁奉天海城。”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，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，载于《张大元帅哀挽录》。文中明确地说“其先为直隶人”，即是河北人，主河北说。从有关历史记载看，张作霖的祖籍，是诸说并存。因多数主河北省说，张学良亦自称，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成县，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成县。

那么，张作霖到底姓什么呢？

民国初年，张作霖飞黄腾达，由第二十七师师长，一跃而成为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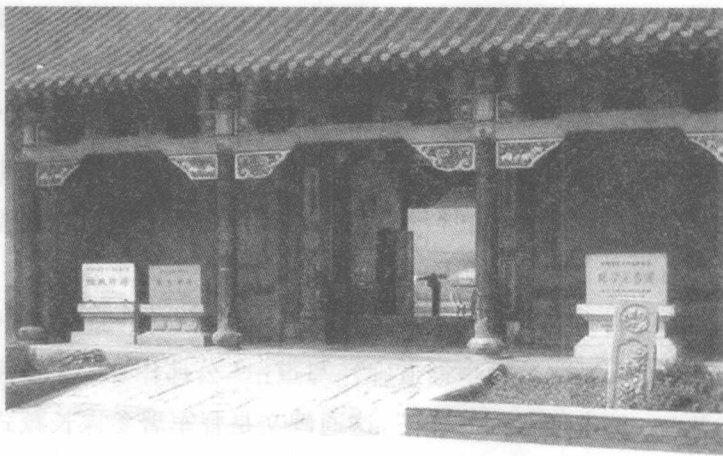
张作霖

张作霖

一章 苦戰四平

天督军兼省长。这消息传到海城，全县沸腾，人们奔走相告：“嘿！高坎镇那个张老疙瘩当上大官了，出息了！”海城是张作霖的出生地，现在张作霖出人头地，乡里人自然感到荣耀无比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这消息竟飞越辽河，飘过长城，传到河北省大城县一带。那里的人们也在争相传告：“听说道光年间闯关东的那个张家继子的后代，在关东走红运了！现在是奉天的一省之长。”

某年夏天在奉天督署门前，有一个从河北大城县赶来的长者，姓李，自称是张作霖的本家，要求见张作霖。守门的卫士把这位李姓长者拒之门外，呵斥他说：“你姓李，督军姓张，两个姓不是一家人，哪里谈得上是本家？想在督军署衙门前捡便宜，妄想！滚！”这位长者说死不走，梗着脖子向里闯。卫士无奈，只好一五一十地向张作霖禀报。张作霖一愣，但仔细一想，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就给卫士打了个手势：“那就叫他进来吧。”



张氏帅府

那位长者进入三进四合院的督军署，东张西望，不知所措。他见张作霖正襟端坐在二进院正房的办公室的太师椅上，便急不可耐地呼喊起来：“督军大人，你可是咱们李家的后哇！”张作霖不但不恼反而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何以为证？”老人顺手掏出一折已经破旧的家谱，

张作霖

ZHANG ZUO LIN

张作霖

◎ 第一章 苦难少年

絮絮叨叨地讲起先祖的往事来：

“先祖姓李，清代家住直隶（今河北）顺天府大城县。李、张两家原本是亲戚，张家的姑娘嫁到了李家。可是嘉庆末年张家无子绝后，便将先祖之弟李永贵过继给张家以接续香火，从此改姓张。道光初年河北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饿殍盈野。生活无着，先祖之弟张永贵，携妻小逃荒，出关求生。听说落户在海城县，不知督军是否为张永贵之后？”张作霖频频点头，嘴里说：“正是。”长者又说：“请问督军先父大名？”张作霖答：“张有财。”长者双眉舒展，笑着说：“正与我同属‘有’字。”张作霖虽为督军，但他是一位重血统、讲义气的人，当他听到这位长者所谈句句有根有据，便承认与自己了解的家世吻合。原来，听老人讲过，张作霖的曾祖确实是过继到张家的，道光初年，他确实被迫举家逃往关外谋生，最后在辽南海城驾掌寺乡叶家铺子扎根落户。张作霖见此人与先父同辈，遂拱手道：“晚辈失礼了！”说完，当即命卫士带长者入宅安歇，款待备至。

张作霖先祖原来姓李，后过继给张家，改李从张，这真是名副其实的“张冠李戴”。

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是清朝起家的“龙兴之地”，一向实行封禁政策。可是关外空旷肥沃的黑土地有着无穷的诱惑力，只要有了土地，农民就有了生存繁衍的依靠，所以那时的农民把关外看成是天堂，把黑土地看做是再生之地。于是大批山东、河北一带的农民不顾禁令，或纷纷偷越长城，或泛海东渡，向东北地区移民逃荒。这叫“闯关东”。大量农民“闯关”“泛海”的结果是东北人口迅速增加，大片黑油油的荒地变成了良田。

随着清政府对关外的弛禁，更多的农民携妻子加入到闯关东的人流之中。清朝道光初年，河北大旱，颗粒无收，家无恒产的张永贵离开生他养他的大城县，成了闯关东人流中的一员。张永贵所有的家当就是肩上的挑子，一头箩筐里装的是几件破烂衣裳、一床烂棉被和破锅粗瓷碗；一头箩筐里坐着他唯一的儿子张发。一路走，一路要饭，



张作霖

张作霖

磨穿了几双家做的鞋，终于落脚在海城驾掌寺乡叶家铺子。海城是因明朝在这里设置海州而得名的，清顺治十年（1653）设县，隶属辽阳府。县境东部峰峦重叠，西部辽水潏洄，襟山带河；中部土地平旷，沃野百里，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地方。那时候，东北有的是荒地，随便由来垦荒的人去占用，叫射箭地，就是你箭能射多远，就把这块地给你。岁租一半给清政府，一半给蒙王。于是，张永贵搭起窝棚，抡起铁镐，除去杂草，开出一片黑油油的土地。他的眼泪、汗水和种子一起落进了垄沟里。

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，张永贵的眉开了，眼笑了，力气也足了。他每天都是披着星星下地，戴着月亮回家。属于他的那片黑土地，一根杂草也不见，庄稼长得比别人家的高一头。他靠自己的辛勤耕耘来养家糊口，日子虽然艰苦，但也安安稳稳。从此，张家就在海城驾掌寺扎下根来。

等到张发当家的时候，除了辛勤农耕之外，又开始兼营烧碱业，生活日渐富裕起来，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土地，4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，真是儿孙满堂了，在当地也算是小康之家。张发的第3个儿子叫张有财，他就是张作霖的父亲。当张发离开人世以后，他的4个儿子就都分居单过，自立门户了。

张发给三儿子起名张有财，是希望他用辛勤的双手去创造财富。张有财也想发财，但他没有继承祖辈父辈艰苦创业的精神传统，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致富之路——赌博。他嫌下地干活太累，所以分家时地没要一垄，只要了三间土房，用分家的钱财在本村开了个杂货铺。

张有财的原配妻子是邵氏，生了个女儿，不久邵氏早亡，接着女儿也夭亡了。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张有财续娶王氏为妻，即张作霖的生母。王氏原是一个寡妇，共生三子一女，长子作泰，是带过来的前夫之子；嫁给张有财后又生了次子作孚，三子作霖；还有个女儿叫秀英，比张作霖小7岁，她长大后嫁给一个姓杨的人，外号杨魔症。

一个小杂货铺怎能养活这一大家子？张有财做起了来钱容易又不

张作霖

ZHANG ZUO LIN

张作霖

◎ 第一章 苦难少年

费力气的买卖，便常年泡在外面的赌场里，又到各处“放局”，就是开设赌场抽红。当地民间称这种人为“耍清钱的”，称另一种偷盗抢劫的为“耍混钱的”。张有财成了有名的“赌棍”。他赢了钱就大吃大喝，输了钱就变卖家产，家里日子紧一天松一天。时间一长，王氏和儿女们也就习以为常了，即便张有财长年不在家也不惦念他，就像家里没这个人似的。

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张作霖14岁那年，张有财终日泡在外面赌场里，从大年初一到初夏时节，不仅没给家里捎过一分钱，甚至无任何音讯。他的女儿秀英生病，无钱医治，张妻王氏托乡里屯邻到镇上给张有财捎信要钱，以解燃眉之急，也没有找到他的影子。有人说张有财早已回家，也有人说张有财外出讨债去了。王氏得知这一消息，心生疑窦，右眼皮直跳。人们说：“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。”因为张有财从没有过离开赌局而不回家的时候，她担心有什么祸事发生。王氏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把3个儿子都打发出去分头去找。凡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可还是杳无音讯。王氏只好拿为他人做针线活换的钱给女儿秀英医病。

一直拖到农历五月十三，张有财仍然没有下落，王氏的心里格外烦躁。忽然，家里的大黄狗从外面跑回来，冲着房门发出凄厉的叫声。王氏非常诧异，忙推开房门去看。那大黄狗用嘴咬住王氏的裤腿，拼命地向院门外拉扯。王氏只得跟着大黄狗小跑着往村外去，来到一里多地的柳树林子，大黄狗不动了，梗着脖子嚎得更凶了。王氏气喘吁吁地尾随而来，跟着大黄狗沿着树林边小道来到一片水塘边。几只在水边啄食的乌鸦“呼啦”一声从地上飞起，在乌鸦飞起的地方竟卧着一具早已腐败发臭的尸体。大黄狗没命地猛扑过去，蹲伏在被乌鸦叨啄的尸体旁狂吠起来。

王氏早已看清，这正是失踪多日的丈夫张有财！他身上有多处伤痕，头部鲜血模糊，惨不忍睹。王氏顾不得血污腐臭，伏在丈夫的尸体上呼天嚎地地哭起来。闻声而来的乡邻们无不潸然泪下。



张作霖

张作霖

张有财的猝死在当地引起了轰动，乡内里长栾凤泰因为人命关天，赶忙过来，命人封锁现场，又恐尸体腐烂，用食盐遍撒尸身，然后派人到海城报官。海城县衙派来的仵作验尸，“只见身前无伤，惟脑后被重物砸击致死，尸身旁有一块拳头般大小带血的卵石，显然是凶器。”县衙认定张有财死因后，即下令通缉凶手，捕拿人犯。

后经县衙查明凶手叫王二，比张有财年轻，在地方上是一个小土豪，手头有几个钱，但人不怎么正派。两人在赌场上因赖账而结仇。张有财从赌场出来，趁月夜归家，走到小柳村水塘边与王二正面相遇。两人为催索赌债厮打起来，王二将张有财摔倒在地，摸起地上的一块卵石，向张有财后脑上猛砸过去。张有财顿时脑浆迸裂，哼了一声就气绝身亡。王二见打死了人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连夜畏罪潜逃，钻进东边深山老林里隐藏起来。初时，海城县衙还虚张声势地到处张榜缉拿，后见张有财遗族均是孤儿寡妇，便不了了之。多年以后，王二也没有归案。

张有财死后，乡里集资买了一口薄板棺材，当地人们管这种四块薄板的棺材叫“狗碰”，就地埋在河边的土岗子上，草草成殓。这一年秋季，辽河下游发大水将棺材冲走，后在附近荒郊发现这口薄板棺材，系被一小土岗搁浅，棺材前有几棵高粱挡住。此处是无主之地，再加无力搬运，便埋在此处。

张作霖是张家最小的男孩，所以极受张有财夫妇的宠爱，家里人常称他为“老疙瘩”，村里人喊他“张老疙瘩”。“老疙瘩”是东北农村对家里最小男孩子的一种亲昵爱称，意思是“老儿子”。

张作霖出生在北小洼村，距离海城县城 90 里地，现在属于辽宁省大洼县。北小洼村，是一个只有 20 多户人家的小村落，在村东头咳嗽一声，在村西头都能听见。张作霖家对门有一家姓鲍的邻居，家里比较富有。老鲍家是后搬到北小洼村的，他家曾经住在海城县西桑林子。鲍家有个儿子叫鲍贵卿，比张作霖大好几岁。鲍贵卿小时候，他妈没奶，就吃张作霖母亲王氏的奶。张家生活有困难，鲍家经常给

张作霖

ZHANG ZUO LIN

张作霖

◎ 第一章 苦难少年

予接济，所以两家关系很是融洽、亲近。别看鲍贵卿比张作霖大，可处处都听张作霖的。这大概是出于大的理应让着小的，但更主要还可能由于张作霖从小就有称王称霸的强烈欲望的缘故。

儿时的张作霖机灵贪玩，整日在外摸爬滚打，上房揭瓦，下河摸虾，爬树偷梨，掏鸟窝捡蛋，什么淘气的事都干。他更喜欢争强好胜，常常把同村的小孩子组织起来，喊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我是‘大王’，你们都是我的兵。谁要不听我的命令，我就打谁的屁股。”他们在一起玩跑马城，玩老鹰捉小鸡，玩扔砖打瓦，玩攻城夺寨的战斗，玩得兴高采烈，乐此不疲。无论比他小的还是比他大的，都让他管治得老老实实，服服帖帖的；如果有不服的，就拳打脚踢，把人家打得鼻青脸肿。被打孩子的父母就找到老张家去，说：“看看，张老疙瘩把我儿子给打的。”于是，张有财夫妻俩就只好当着邻居的面骂他一顿，或者踢两脚。但是，张作霖总是不服，嘟囔着说：“谁让他不管我叫‘大王’？”

后来，张作霖家又先后搬到叶家铺、栾家堡子和驾掌寺村。在驾掌寺村住的时间比较长。驾掌寺村比北小洼村大一倍，不仅房舍多、街道多，村里的人口也多。张有财出去赌钱，张作霖有时候也跟着，什么玩纸牌、推牌九、押宝盒，都见过，也都摸过。有时他会自言自语地喊：“前杠对大天，后杠皇上，我通吃！”

不跟他爹去赌博的时候，他就领同村小孩子去玩掷骰子游戏。谁先掷、谁后掷，谁的点大，谁的点小，都听张作霖的吆喝。不管他家搬到哪儿，他都是小“大王”。后来，他成了雄霸一方的大军阀，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与他小“大王”的性格是一脉相承的。

父亲猝遭横祸死后，张作霖的大哥作泰又得痲病（肺结核病）死去了。母亲王氏靠做针线活，养活二子一女，苦度艰难的岁月。年幼的张作霖想找小朋友玩，可大多都已上学，只剩他一个人，孤苦伶仃怪可怜的。

一天，他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不觉走到一家私塾馆前面，这是



张作霖

鞠家铺杨景镇开的私塾馆。杨景镇是晚清举人。私塾屋里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，什么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”啊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啊，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啊，还有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。这些杂七杂八的声音，好像组成了一出大合唱。这声音紧紧地揪住了张作霖的心，他知道这是读书。自己多想读书，可是不行啊，爹死了，没人供啊。他沮丧地低下了头，想赶忙走开，但又舍不得拨开腿。后来，他索性用舌头舔破窗户纸，用一只眼往屋里瞧。只见自己的好朋友石锁、铁柱和秃子都在，他多羡慕他们啊。屋里念一句，他就跟着学一句，就这么着，他偷学了不少天。

张作霖

有一天，杨秀才让秃子背书，背的是《三字经》。当背到“融四岁”这地方时，秃子怎么也想不起下面的了。也不知是急的还是吓的，出了一脑门子汗，老师开始打他的手心了。张作霖替秃子急，就念出了“融四岁，能让梨；黄九龄，能温席。”杨秀才一愣，扔下板子到外面一看，原来是个长得虎头虎脑、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。问他姓什么叫什么，看他伶俐，又问：“你愿意跟我念书吗？”

张作霖不说愿意，也不说不愿意，就说了两个字：“没钱。”

接着秃子、铁柱他们替张作霖补充，说他爹他哥怎么死了，家里怎么苦。杨秀才听罢说：“我不要你钱，你白念好了。”

有一天，杨秀才教张作霖认“祸福由之”这个词，恰好同村的姜爷爷也去了私塾馆。杨先生先教张作霖念了“祸”字，在教第二个字的时候，张作霖不认识，姜爷爷在旁边插了一句：“‘祸’的反面。”张作霖接着就念“福”。姜爷爷和杨先生都一惊，认为这孩子脑子反应快。

就这样，在杨景镇先生的关怀下，张作霖读了3个月的书，这成为他一生文化的基础。后来，他能用毛笔写大字题词，全靠这3个月的启蒙教育。他最爱写的字是“天理良心”，连奉票的版面上都有他题写的这四个字。

张作霖天资聪颖，书念得也不错，但时间一长，他的劣根性就暴

张作霖

ZHANG ZUO LIN

张作霖

◎ 第一章 苦难少年

露出来了。他生性顽皮，不愿受拘束，才两个月就坐不住冷板凳了，还时不时地和小同学打上一架。杨秀才因为他不守规矩，用板子做的戒尺将张作霖教训了一顿。张作霖吃软不吃硬，一把抢过戒尺，两手往腿上一磕，竟撅成了两截，扔给杨先生，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：“干啥都吃饭，我不念了。”

杨先生还想找家什打张作霖，突然发现门后藏着一杆小扎枪，便问：“这扎枪是谁的？”张作霖说：“是我的。”杨秀才问：“你拿这个干什么？”张作霖说：“我昨天看见你拿板子打同学的屁股，假如你今天打我，我就拿它给你两下子。”杨先生一听，就去找张作霖的母亲王氏，说：“你这个孩子我可不敢教了，他要真的给我一下子，我就完蛋了。”

张作霖辍学回到家中，被母亲王氏一顿责备，张作霖更加气愤不平。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赶到私塾门前守着，看见小伙伴们上学来了，就往回打，不让人家进私塾门。杨景镇来了也拿他没办法，只好让学生把王氏找来，将张作霖拉走，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。

书虽然不念了，但张作霖对杨先生的恩却终身难忘。后来，张作霖当了陆军第27师师长，为感谢杨先生，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，在他家里设立私塾馆，给张学良、张学铭、张学成、张冠英等子女和侄儿讲课。杨景镇就这样做了张学良的启蒙老师。

张作霖在他父亲的影响下，也经常出入赌场，早已成了个小赌徒。

父亲死后，王氏生计窘迫，告借无门，为解决吃饭问题，不得不卖掉三间土房当做路费，携带兄妹三人，投奔镇安县（今黑山县）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外祖父那里，苦度艰难的岁月。王氏借了邻居老王家的债，一直还不上，整天长吁短叹，愁眉不展。张作霖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他娘落泪。一次，他看娘又哭了，就哄她娘说：“娘，别愁！我他妈把钱给还上不就结了。”

“孩子，你才十四五岁，靠什么还饥荒啊？”王氏擦了擦眼泪说。



张作霖

张作霖

“真的不能还债吗？”张作霖眉头拧成个大疙瘩，心事重重地从家里走出来。他走到债主老王家门口，往院里看了一眼，只见房门紧闭着，院里没人。在大门外，老王家的大肥猪在墙根底下晒着太阳。他三转两转，又习惯地踱到赌场。往常，他一见“天地人鹅长短牌”，手就发痒；可是今天，那牌上的红白点，再也引不起他一丁点兴趣。他不愿再看热闹，就走了出来，不知不觉地竟走到村外的臭水泡子旁边了。

那臭水泡子足有2里方圆。张作霖坐在水泡子边，顺手捡起个石子往水里扔去。听着石子落水发出“咚”的声音的时候，他紧拧的眉头舒展开了，一下就从地上蹦起来，一边拍打着屁股上的土，一边往村里跑，一直跑到老王家门口。门外的大肥猪还在，院子里还没人，就连大道上也没人。他从老王家的苞米楼子上偷了两穗苞米，在肥猪前面搓着苞米粒，撒在地上。就这样，那头肥猪被张作霖引到了村外的臭水泡子边上。张作霖四下看看，周围还是没人，就把肥猪撵下水里；这还不算，又用石头死命地打。不一会儿，猪就到了水泡子当间儿，四蹄乱蹬，拼命地狂叫着，挣扎着。这时，张作霖冲着村里大吵大嚷起来：“猪落水了，猪落水了！”

村里人闻声都跑来了，不用说，债主老王也来了。那老王一看自家的猪落进水里，在水泡子边上急得直跺脚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！”

此刻，张作霖把小褂一脱跳进水里，不一会儿就游到肥猪旁边，用手奋力地揪着猪耳朵往岸边拽，终于把猪救上岸来。邻居们看到这场面都很感动，纷纷夸奖张老疙瘩。老王一看自家的猪得救了，高兴地拍着张作霖的脑袋说：“好孩子，张老疙瘩，真是好孩子啊！走，我去告诉你娘，你们家欠我的钱，不要了。”

就这样，小赌徒张作霖把债给“还”上了。

张作霖在十四五岁那年，当过卖包子的小贩。这买卖是他娘托了人，在郭家小包子铺赊的包子做起来的。赊回包子，他娘给装在篮子

张作霖

ZHANG ZUO LIN

张作霖

◎ 第一章 苦难少年

里，又上面给盖了好几条新毛巾，临行千叮咛万嘱咐：“可别卖了钱，家里还指着这贴补日子呢。”

做小贩，张作霖一丁点也不在行，卖了半天，也没卖出去几个。走着走着，肚子里咕咕直叫。他从篮子里摸出个包子，在鼻子上闻了闻，好馋人哪！但一想起他娘的话，又放回篮子里。可是架不住饿得前腔贴后背，索性抓出个包子，心想就吃一个，于是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。吃了一个，心想：“一个也是吃，两个也是吃，干脆吃它个饱再说。”他便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通，篮子里的包子就剩得差不多了。等回到家里，一看到他娘偷偷地抹眼泪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决心不再吃了。但是到了第二天，又是吃多卖少。

一天，下小雨，货没卖出去多少，篮子里还剩下多半包子。为避雨，他躲进一家的大门洞里。大门洞里有几个老太太正在看马掌牌（一种纸牌）。这几个老太太，他原本都是认识的。张作霖看得手心发痒，也要摸两把。几个老太太都不带他玩，怕他输了不给钱。张作霖笑嘻嘻地说：“别看我没钱，可有包子，你们老几位怕什么？”没办法，勉强让他参加了。张作霖的牌背得厉害，明明和条子，可他摸的、别人打的不是饼子就是万字，几个人当中就他一个人输。他输急了，一手抓起老太太的钱，揣在怀里，一手提起篮子撒腿就顶着雨跑了出去。几个老太太拧着小脚去追，那哪追得上。跑出老远的张作霖回过头来，做着鬼脸说：“下回别再跟我玩了。”几个气坏了的老太太，跺着脚骂了他一顿，只好自认倒霉，不再撵了。

这一来，他名声就臭了，包子更卖不出去了。等郭家小包子铺一倒闭，张作霖卖包子的生涯也就结束了。

老王家的债虽然还上了，但张作霖一家还是常常无米下锅。他母亲靠一双手为人做针线活，养活二子一女度日，生活极其艰难。二哥张作孚只好去给地主“扛活”，挣点粮米添补家用。张作霖在家里无事可做，想要给人家放猪、放牛，无奈人家嫌他顽皮不肯雇用，于是他开始寻找生活出路。母亲王氏怕他再走他父亲的老路，一心让他学



张作霖

个营生。

张作霖先学木工。15岁这年，经人说情，他去高家木匠铺当徒弟。王氏又借点钱买了四色礼，就是两匣果子（糕点）、两瓶二锅头酒、一篮绥中白梨、一筐大红枣，让张作霖恭恭敬敬地给高木匠行了跪拜大礼。然后又写下字据，立了规矩，规定不付工钱，打骂任由师傅，如不服管教立刻驱逐回家等等。于是张作霖成了高木匠徒弟。那时候在农村，木匠、棚匠、铁匠、瓦匠，是乡里称道的四大高手。在落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，有了这几样本事，就可以吃得开，吃得饱了。

张作霖

小张作霖天天起五更爬半夜地干。起床的第一件事，是给师傅、师娘倒尿盆，刷洗干净后放在僻静地方，晚上睡觉前再端到师傅屋里摆好。倒完尿盆，要蹲在灶坑前，用刨花、碎木头烧好一锅热水，供师傅一家和雇来的木匠们洗脸、刷牙用。然后去井上挑水，打扫院子。如果让师傅看见缸里的水没满，院子里有一根草棍，就要挨师傅一顿臭骂。开饭的时候，徒弟不能上桌，只能一手拿个窝头，一手端碗稀粥，手指缝里夹根咸菜，蹲在墙角吞几大口大口地吃。不大口快吃不行，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师娘会大声吆喊：“张老疙瘩，快来！”小张作霖得赶紧放下窝头、粥碗，去给师娘的吃奶孩子收拾尿尿。

饭后，大工匠们都干起了正经活来，有的锯，有的铰，有的刨，有的用墨盒画线。木匠们的耳朵上都夹一根半截铅笔。小张作霖先是扛木头，抬木板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。过了好多天，师傅才教小张作霖用钢锉铰锯齿。一不小心，铰掉个锯齿尖，气得师傅抡起巴掌给了张作霖两撇子，打得他眼睛直冒金花。师傅嘴里还骂着：“妈拉个×，没用的东西！”张作霖哪受得了这个气，也回了一句：“我操你奶奶！”师傅气得鼓鼓的，干瞪眼说不出话来，过了好半天，才说：“滚！”

张作霖被高家木匠铺辞退了，他想学木工手艺的愿望破灭了。

王氏一个中年寡妇拉扯三个孩子，实在不易，没办法就改嫁给兽